

戰時口實利錄

羅斯福與賀浦金斯



譯生秋李

著德伍薩



版出社報日央中海上

斯金浦賀與福斯羅

(錄 秘 宮 白 時 戰)

著 德 伍 薛

譯 生 秋 李

版 出 社 報 日 央 中 海 上

賀浦金斯夫婦



一九五五年五月赴蘇時途經柏林參觀國會大廈

譯者自序

在戰後這等危疑震懼的日子，迴憶起戰時那些努力和活動，大家總會黯然神傷，覺得都只是徒然的浪費。此次大戰中的種種，無疑都比前次大戰進步，也更符合人類的理想；然而前次戰後，畢竟還贏來了二十年的和平，這次，世人的苦痛和危機却迄未隨戰事停止而終結，看來連前次的那一點成就都未必能做到。這問題是值得深思考的。

目前一切問題的中心在於蘇聯與其他西方列強的對立。其實，這種情勢在上次大戰後也同樣是存在着的。不過當時蘇聯實力薄弱，還沒有左右國際大局的力量，巴黎和會中蘇聯根本並未插足，國聯也只有到後期纔行加入，所以這一對立所發生的影響並不大。到這次大戰之後，蘇聯已超越英法，成為惟一能與美國匹敵的強國，美蘇既不能合作，結果自然是全世界交受其敝，人類的和平與安寧也渺不可期了。

然而美蘇間也有過精誠合作的時期——如果缺少這種合作，反侵略大戰能否獲勝還是一個疑問。戰時的合作自然還比戰後容易，可是美蘇的戰時合作，却也是盤根錯節歷盡艱辛，其間主要是靠着羅斯福這英明的領袖與賀浦金斯這特異的使節。「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論如何，他倆之適在大戰結束之際先後逝世，對於世界和人類總是個無可補償的損失，雖然他倆戰時的對蘇政策在戰後未必也一定有效。

本書摘錄以白宮為中心的美國戰時內外活動，而尤以對蘇外交部分為其主要內容。所根據者是賀浦金斯私人收

藏的直接史料，撰述者又是羅氏政權時代的幕中人，所以不只其可信賴的程度極高，而且讀者還不難從那些瑣屑折衝的直接對話中獲得許多寶貴的啓示。德黑蘭雅爾達兩次會議，在歷次巨頭會議中與戰後世界關係最大，本書中也敘述特詳。從這些敘述中一方面可以看出蘇聯和史達林不是不能「爭取」的，另一方面，又顯示着在蘇聯與西方國家之間，雙方的見解與認識始終隔有相當遙遠的距離，而這些距離却又似乎與思想制度無關。

羅斯福是偉大的。我常常想：在人類命運的危急關頭，美國恰巧是這樣一位領袖柄政，真是天幸。倘若當時是凡庸的賴里治，昏黯的哈定，則不只不會有大西洋憲章與租借法案，而人類所遭受的大戰慘禍也更不知將如何慘烈。羅氏不像並世其他巨頭所念茲在茲的只是其本國的利益，而經常能以整個世界和人類前途爲心。他又有實現其理想的氣魄與才具，不像威爾遜之徒具理想，一到現實的政治場合就一籌莫展。他左右有一個賀浦金斯，並且能用賀浦金斯，使賀氏絕對忠心於他，以他的理想爲理想，悉力以赴，罔顧一切，却又迥異於一般的佞臣，這也正是羅斯福偉大之處。不過另一方面，他自然也有過失，比如第三度競選時的違心之誓與四度競選時的不擇手段，而尤以雅爾達會議中關於中國東北問題的決議最受世人責難。平心而論，如果蘇聯能實踐其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並促成在國民政府下實現統一的諾言，則中國之以暖水出海通路相酬報也不爲過，但旅順軍港的割讓與中東路的共管却都違反大西洋憲章的精神與中國人民的意志。如果說沒有這些酬報，蘇聯當局即無以對人民解釋何以要對日本作戰，則美國是個一切都要取決於人民意志的國家，依照同樣理由，也必須要向英蘇索取相當酬報纔能對德義作戰了——因爲在十二月七日美國所受到的也只是日本的侵襲。

不過無論如何，戰時羅氏二氏在對蘇外交上的建樹與收穫都是極可寶貴的。自從大戰結束，蘇聯不再需求美國的租借物資，美國也再無人去繼續嘗試戰時的對蘇外交路線。當這冷戰張弛不定之際，外交上的折衝是否有助於世

界危機的打開呢？本書至少可供寶貴的參證。

我之遂譯本書，完全出於一時興會所至。五月底葉曉鐘兄從紐約將本書第一章原文自柯里爾雜誌中剪寄，我因暑期多暇，即譯出刊之報章，多謝曉鐘兄，以後每星期都在柯里爾出版之前將原文剪下航寄，使譯文能源源不斷儘速刊載。當時因為趕譯付印，不無刪節之處，文字亦未遑是正，及至全文刊畢，纔整理修改，重付排印，但錯誤仍恐難免。譯時曾隨文加註，以助讀者理解，如有錯誤，亦當完全由譯者負責。如蒙指正，無任感激。

李秋生 三十七年除夕於上海武進路

目錄

第一章	候選總統之夢	一
第二章	預備授英與三度競選	七
第三章	美英非正式聯盟	三一
第四章	訪問史達林	四七
第五章	大西洋會議	六四
第六章	珍珠港事變拯救了羅斯福	七八
第七章	羅邱華府會談	九四
第八章	準備第二戰場	一〇七
第九章	進攻歐陸計劃的決定與變動	一二一
第十章	準備實施「火炬」計劃	一三八
第十一章	卡薩布蘭加會議	一五六
第十二章	義大利投降	一七六
第十三章	從開羅到德黑蘭	一九三
第十四章	德黑蘭會議全貌	二〇九
第十五章	羅斯福四度競選	二二二

第十六章

成功幻滅與崩逝

二四〇

第十七章

最後的奉使

二六〇

附錄

一，賀浦金斯略歷

二八二

二，本書作者與本書之產生

二八四

三，本書刊布後的反響

二八七

第一章 候選總統之夢

當哈利·賀浦金斯像一位賓客似的住在白宮的那些歲月，人們普遍視他爲一個陰邪的人物，一個幕後的陰謀家，一個混瑪契維利（Machiavelli）與拉斯普丁（Rasputin）（註一）於一身的伊阿華州人物。對他懷有敵意者絕不僅限於厭惡羅斯福的人們。就連羅氏內閣內外的許多摯友與僚屬，也深深不悅賀浦金斯，且嫉恨他竟擁有那等左右時局的地位和權力。他無疑是羅斯福在政治上的負擔，各種對總統的攻擊都以他爲便利的目標，許多人們都懷疑：爲何羅氏要把他置於左右。

（註一）馬契維利，十五世紀間之弗洛倫斯政治家及政治理論家，以精研權術著名。

拉斯普丁，帝俄尼古拉第二時代之宮廷妖僧，弄權亂國，操縱軍政，後爲諸貴族所誅，帝俄亦隨之傾圮。

但是總統這一卿貳在戰時所作的種種——馬歇爾將軍稱爲，「他對國家做了永遠不能抹煞的貢獻——」大體上却是羅斯福自己的創造。羅氏耐心的以政治與戰爭的技術與科學教導賀浦金斯，並進而賦予決定大權，其實只因爲羅氏喜愛他，信任他並且需要他。

賀浦金斯是個生長於中西部玉蜀黍地帶的公共福利工作者，喜歡揮霍金錢（他自己的金錢或他人金錢都是一樣），一個動輒和藹而常常缺乏容忍並不圓通的改革家，無論門第教養和儀止，他都與羅斯福大相懸殊。但他的品性，其中有些頗資遺憾，却一概爲羅氏所讚許欣賞，或者這一部分就正因爲彼此種種都大相懸殊的緣故。

關於羅斯福對於賀浦金斯的觀念，可以從威爾遜基所說的一段故事顯示出來，威氏對於二人都並不傾心悅服。當

他在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大選中敗績之後，曾向羅氏提出一項尖刻問題：「你何以對賀浦金斯如此接近？你一定能够會出人民並不信任他，他們並且憎恨他的權勢。」

據威爾基述說羅斯福是這樣答覆的：「我能瞭解你何以懷疑我竟需要這個半身人在我左右」。（所謂「半身人」，是隱指賀浦金斯異常孱弱的體力。）「但是——有一天你也會做了美國總統，像我似的坐在此地。彼時你就會注視到那邊的一座門，並且曉得每個從那門出入的人，對你都有所需求。」

「你就會曉得這是何等孤寂的一個職位，你也會發現你也需要一個像賀浦金斯這樣的人，他無求於你，而只是爲你服務。」

筆者於一九三八年九月初晤賀浦金斯，他正做公共工程進行署署長。我并不十分喜歡他。他常常講些傲慢而粗野的辭句。我對於任何漸生驕態而自滿的人都有有一種懷疑。一年左右以後，當他因爲可怕的痼疾而去職並輾轉床褥的時候，我纔漸漸的瞭解了他並發展了友誼，我關於他所寫的任何文字都難免渲染這友誼的色彩，對於這，我並不想表示歉意。

珍珠港事變前一年與其後戰時的數年中，他的職業和信念就是：研求出羅斯福的真正需求，然後悉力以赴，無論是地獄，是高潮，甚至連羅斯福自己可能的動搖，都不能阻止他去貫徹。

賀浦金斯曾隨羅斯福出席大西洋會議，卡薩布蘭加會議，奎貝克會議，開羅會議，德黑蘭會議與雅爾達會議，還有羅邱二氏在華盛頓的四次會談。此外，羅氏早已並派遣賀浦金斯從事各種具有歷史重要性的海外訪問，其中第一次是——珍珠港事變前最危急的一年中訪問邱吉爾與史達林，彼時似乎已無法阻遏德國及其軸心同盟的勝利。以一個在華盛頓政府中沒有正式職位的人，從事一些非正式的，甚且非官方的，却常常異常危險的訪問，竟爲第二次世界

大戰中羅斯福與英蘇首領的關係開闢了途徑。正有如羅斯福所說，「哈利（賀氏之名）對於我是個最完美的大使。」他甚至連議定書（Protocol）這字的含義都不懂得。如果他碰到官僚積習的繁文縟節，他就硬擺脫了一切。並且當他和若干外國顯貴交談時，他懂得怎樣把身子向椅背一靠，兩腳翹在會議桌上，不經意的說着：「噢，是嗎？」

初晤史達林

一九四一年七月，正是希特勒進攻蘇聯還不滿一月之際，賀浦金斯首次飛赴莫斯科，羅斯福通知史達林說：「我要求你對他，像直接和我談話同樣予以信任。」彼時羅氏還從未與史達林有過任何個人間的接觸，史氏就照羅斯福信中的話款待賀氏，相當坦白的和賀氏談判，史達林對於前此任何來自民主世界的戰時特使從來不會如此過。例如，在談話過程中，史氏忠實而且充分的對賀氏解釋蘇方作戰情勢和紅軍的需求（見後）。於是，在賀氏呈給羅總統的報告就這樣說：

「史達林說蘇軍遭遇着突然的攻擊！他自己相信希特勒不會進攻，但他也採取了可能的警戒……希氏并未對蘇有所要求……」

「史達林說要以下列各點告知總統：史達林說希特勒的最大弱點在於憎恨希特勒及其政府毒惡方式的廣大被壓迫人民。他相信此等人民及其他無數人民，其所需要以抵抗希特勒的勇氣和道義力量，只能從一個來源獲得，這來源就是美國。」

「他說總統與美國政府在世界上的影響是鉅大的……他說要打敗希特勒，只要由美政府發表聲明將與德國

作戰，甚至可以不放一槍……他又希望我告知總統：他歡迎美國軍隊完全在美國軍令指揮之下在俄國戰場的任何部分作戰……他再三聲言總統和美國現在對於全世界人民比任何其他勢力都有力量。」

賀浦金斯又和外交委員長莫洛托夫會談，報告說：

「莫洛托夫先生說……關於日本政府將採何政策，蘇政府絕不知悉……他說他認為可使日本不取攻勢行動的辦法，只有由總統用適當方式給予日本以「警告」……莫洛托夫所謂的「警告」，其含義很明顯的是……要括有一項聲明，表示蘇聯如受日本攻擊，美當予蘇援助……莫洛托夫再三申說俄國不願對日發生糾葛。」

賀浦金斯的特性

賀浦金斯具有一種能力，他能快速而直接了當的觸到問題的核心，邱吉爾很賞識他這一點，邱翁說過：

「我參加過幾個重大會議，有二十三位最重要的政治顯要彙集一堂。當大家討論到情緒不振，會議幾陷僵局的時候，哈利賀浦金斯會突然提出一項緊要問題：『的確的，總統先生，我們所要予以解決的要點在這裡。我們是進而予以討論呢？還是丟開呢？』那永遠總是要進而從事討論，一經討論，問題就解決了。」

有一次邱吉爾正在白宮進行會商，他向賀浦金斯，說道：

「哈利！到戰爭完了之後，英國政府準備給你一項貴族頭銜以酬謝你。封你為萬事根源爵士 (Lord Root of Matter) 」。

在戰爭中一個最黯淡的時間——一九四二年二月，新加坡正被攻陷之際——邱吉爾在一件寄給羅斯福的電報結

尾，懸懸的問起賀浦金斯的健康。羅氏回答說：

「哈利好多了，但我正設法把他拘禁住，一直等到他能够照拂自己爲止」。

另一次，賀浦金斯正和馬歇爾在倫敦爭論在法境開闢第二戰場時，羅斯福曉得賀浦金斯會在首相別墅（註二）竟夜未眠與邱吉爾談話，馬歇爾就從他的統帥那裡接得下列電令：

「希望你使賀浦金斯靜臥在床，日以繼夜的由陸軍或陸戰隊看守。如有必要，可要求陛下（喬治六世）另加援助。」

（註一）Chequers，英首相之鄉間別墅。

賀浦金斯是伊阿華州蕭城（註三）一個馬具工匠的兒子，永遠不會矯飾。儘管他狂烈的獻身於工作，健康也總是羸弱，却對於生活饒有興味，因而在大城市中放縱起來的時候，竟又恢復了格林內爾學院（註四）一年生的身份。當敵對的報紙罵他爲「游蕩少年」時，他反而忻悅，甚且引以爲榮。那使他覺得有誘惑力。羅斯福對他那種溫和的輕佻頗爲開心，但也雜有深摯的關切。

（註三）Sioux City，在伊阿華州接近納布拉斯加及南達科塔州邊界之地。

（註四）Grinnell College，爲伊阿華州格林內爾州之大學，賀浦金斯之母校。

下面是羅斯福寫給賀浦金斯的一封信，日期是一九三九年五月廿一日。當時賀氏正因痼疾臥病在床，在賀氏這種臥病是常事：

「親愛的哈利：

「好孩子——先生說你體重增加了兩磅。

二磅等於二圓

「繼續再加重吧，把這點報酬存進你的小儲蓄銀行去，但是你不要加到五十磅以上，因為我不會有五十圓以上的款。」

你的老友 F. D. R. L

附在這信上的是兩張一圓美鈔，這鈔票仍舊夾在那信上，賀滿金斯身後所遺產業中，並沒有大堆更多的金錢。另一封是一九四四年五月十八日的信，當時賀滿金斯正住在阿特福特公共醫院裡：

「親愛的哈利：

「得知你在白硫溫泉養病的進展很好，我極滿意……

「我所得到的印象之一……是你並不是在過着一個病廢者的生活，而是過着常識的或園林樂趣的生活……

「我比你年長一百歲，也達到了同一境界，我每天所飲的酒減少到每晚一杯半雞尾酒，不吃別樣酒——喝睡並不另外補充一杯酒或蘇達威士忌。我的香煙也從每天二十枝減到每天五六枝。雖帶毒味却已可對付。

「此信的主要之點是請你繼續住院，至早要到六月中纔能回來。你如不等到那時就回來，你在華府就要極端不學無識，只有席賽·帕脫遜（註五）是例外，她想儘速殺死你，有如她對待我一樣。

「我在巴魯契（見下——譯者）家裡過得很好——在二十四小時中睡眠十二小時，曝着日光，興緻極好，天場都不管。可喜的是天並沒有塌……

你親愛的 F. D. R. L

（註五）Cissy Patterson 即 Mrs. Eleanor Patterson，華盛頓泰晤士報總發行人，新政與羅斯福之反對者。

上述這封信恰巧可是在盟軍規定在諾曼第登陸期之前兩星期寫的，那時候羅斯福正層層着可畏的重負與焦急。但是畏怯與憂懼都不足以困惑他。他有一種廢遺牽掛和焦慮的能力，不管那事如何嚴重緊急，這種能力我看來真是不可思議，就是這種個性使他能繼續活到勝利在望的時候。

有一次賀浦金斯·羅森曼（註六）和我止與他一同工作，羅斯福宣讀了演辭當中的一段，說當前的問題使他「連夜不寐」。我們之中有一個人抗議說：「你現在允許可以這樣說，總統先生，但未來的歷史家一定要發現你實際上每晚頭一沾枕，立即睡着，並且至少直到睡了八小時以後纔會醒」。羅斯福笑着把那句話刪去了。

（註六）Samuel I. Rosenman，羅斯福總統親信顧問之一，自一九四零年後，即與賀氏及本著作共同起草羅氏各項文告，羅氏逝世後一時輿中仍留任白宮。

羅斯福以軍事的經驗教育賀浦金斯，馬歇爾將軍亦然，賀氏對於馬歇爾極爲崇敬，其被任爲參謀總長，賀氏曾竭力推薦。

一天夜裡——那是一九四零年八月十五日，不列顛之戰正在開始——羅賀二氏在白宮的書室中會談，羅氏對於可能應用的兩棲戰術特感興趣，畫了一幅美國東部海岸地圖，圖中繪明沿岸防禦工事，他指出此等實際上所能防衛者連海岸線的百分之一·五還不到。羅氏又指出敵人能够以遠征軍在美國海岸任何一個地點登陸，所以，如果美國捲入戰爭，最好是先在敵人海岸登陸——例如非洲的西北部海岸。連在美英聯軍於艾森豪威爾將軍指揮下登陸北非之前兩年多，羅氏就對該地感到興趣，認爲是美國戰略地帶。

羅斯福的知遇

賀浦金斯初遇羅斯福是在一九二八年的貴氣時期中，彼時還未來繼統正競選紐約州長。賀氏還是個不甚知名的社會工作者，對於政治世界既無特識，亦少興趣。但是阿爾·斯密士（註七）却是他的偶像，他在熱情激動之下去

會晤那發表有名的「快樂戰士」提名演說的殘疾者（按指羅斯福之風濕症）。但在羅斯福方面，這不過是在紛忙的就選中一次握手之交而已。

（註七）Al Smith 羅斯福前任之紐約州長，一九二八年民主黨之競選總統，斯氏係早業儒，但爲天主教徒，實爲胡佛所敗。「快樂戰士」爲羅斯福提名斯密士任候選總統之著名演說。

一九三一年，經濟衰落正形激化，賀浦金斯參加紐約州救濟機關工作。到一九三三年，他被新任總統召至華府，擔任聯邦緊急救濟總署署長。羅斯福日後關於他寫過下列一段話：

「他所面臨的工作是鉅大的。在華盛頓，關於全國各州與各地救濟機構的工作效率都無所知曉。在一些州和區，根本並無此種機構。關於救濟的需要與救濟費用，手頭亦無現成的可靠統計數字。

「工作必須立即進行。而且確也立即進行了。」

賀浦金斯就任聯邦政府職務的次日，華盛頓郵報即以弔詭式的「金錢飛去了」做爲大標題，在新聞上說：「如果新任救濟署長賀浦金斯像昨天似的在就任的最初二小時內付出五百萬美元，照這樣，直接用於救濟各州的五億元經費會用不到一個月。」

賀浦金斯立即開始工作。他坐在寫字檯邊，雪片似的發出急電，甚至等不及工役們把寫字檯從南道抬進他的辦公室去，他說：「我並不想在這裡做到六個月，因此我要照我所想做的去做。」總統曾告知他說他的職務是把救濟給予需要的人民，與政客們沒有關聯。他說，我不喜歡人們在背後媒孽。

他信任羅斯福對他的支持，在一個長時期中遵循着救濟事業完全不分黨派的原則。因爲當時正是利他主義高唱入雲的時候。開頭，當新政府勝利的壓倒了一切，使此等黨派避免政治性是可能的——但是賀浦金斯漸漸就懂得了

反對黨已開始恢復其消散的實力，並且要在選舉中制勝並不是件容易事。

在他擔任五年又半的救濟署長任中，賀氏用去了美國納稅者的金錢達九十億元左右，他逐漸被人視為新政的主要使徒，且最為新政的敵人所憎恨。他在政府內部人緣也不好。他和內長伊克斯（Harold Ickes）的爭論，曾供給華府專欄作家以充分資料。法萊（James A. Farley）當時郵務部長，初期對羅斯福擁戴最力之人）和嘉納（John Nance Garner）羅氏首二屆總統任內之副總統，法萊兩氏於後期中對羅氏關係均欠圓滿（都認為他是個急進的變大，經常企圖把羅斯福推向左轉。

在一九三六年大選中，羅斯福競選連任，賀浦金斯與公共工程署形成共和黨攻擊的主要目標，曾大規模攻擊其貪污腐化。賀氏也以極尖刻語調反擊對他的批評，到大選前夜的最後數週，法萊指出了賀浦金斯每一開口，輒使羅斯福在政治上感到麻煩，由於這一理論纔使賀氏不再答辯。

假如說賀浦金斯及其自由揮霍的作風在那次大選中形成了一個主要的爭點，他既覺得羅氏所獲的壓倒的勝利（註八），正好作為對他的一種辯護。並且，儘管他引起許多人的敵意，或者也許正因為如此，他自己對總統關係却愈來愈密切。賀浦金斯善於應變與在鬥爭中無所畏怯的性格獲得羅氏賞識，特別更加上他絕對的、毫無疑問的、堅確不移的忠誠。賀氏顯然變成了白宮第一號紅人——這却使他在任何其他處所更失却人望。

（註八）選舉之比為五二三對八，共和黨僅獲堪因及維爾蒙二州之票，除華盛頓外，歷屆總統從未獲有如此之絕對多數。

賀浦金斯之開始孕育着他自己的政治野心也許是無可避免的。總統只能聯任兩屆的傳統異常堅強，每個人，連羅斯福自己，都假定在一九四〇年大選中，民主黨需要一個新的總統候選人。許多有資格的人都騷動起來。其中認為具有提名可能的有法萊，嘉納，伊克斯，赫爾，傑克遜（Robert Jackson曾任最高法院法官），華萊士，麥克納